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卷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李璜

禮記集說卷九

元 陳澔 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哀公魯君名將大祀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

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長上聲別必列切數入聲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强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絕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

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幾音祈處上聲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衆違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

由後由今之道也好厭數午當並去聲註行去聲稱去聲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然愀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愀七小切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

可得聞乎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別必列切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

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為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别而其情褻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内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迎去聲舍上聲與平聲惡去聲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

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　石梁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焉音煙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　陸氏曰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興為恥　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內外之禮交治則國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

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與平聲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　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書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　方氏曰晃

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焉非茍敬身也以其為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　愾音迄大音泰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

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

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為人所毁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遇無所怨俯能無所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樂音洛公曰敢

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葢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惷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惷尸雍切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

臣之福也蹴然變容爲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閑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　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絶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　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蹴音蹙辟音避幾平聲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丈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為主然違於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爭鬬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　女音汝下同語去聲中去聲足去聲便平聲鮮上聲

子曰師爾過而商

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為問食音嗣下節同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前言禮釋回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謂祭時則序昭序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不仁如禮何

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　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啟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　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為仁也　與平聲長渾去並上聲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治平聲

是故以

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凡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　處長並上聲朝平聲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方氏曰奥為尊者所居阼為主者所在寢則無侵居則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為極自是衰而殺者為棖楹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櫨若顱

然楣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臧文仲山節藻棁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鬲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為鬲以象氣之所仍揜者為鬲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而已以兆之則有庇以既之則有概而量之所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鬲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有樂之象焉其享足以享上帝而鬲又有禮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鬲為言者蓋量為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可知鬲為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

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若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 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為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量去聲錯音措殺去聲庛音挑享音烹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焉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别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倀倀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　治平聲相去聲與平聲倀音昌錯音措處長並上聲别必列切朝音潮量去

聲先去聲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知者知其理也事者

習其儀也聖人已着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簴者也興作也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畧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理之中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埜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　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

送客振鷺助祭之詩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二詩本主於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葢彼言天子饗神之事此言諸侯饗賓之事重輕固可知矣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

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正理不外是矣故曰知此而後君子知仁 縣音玄闋音缺夏上聲中去聲還音旋齊音慈振平聲更平聲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禮者理也樂者節也葢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人而不為周南

名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素謂質朴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繆去聲名音部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

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復扶又切綴音拙而樂樂音

洛大音泰朝音潮行音杭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奧阼之處蓋室之有奧所以為尊者所處堂之有阼所以為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　相去聲處上聲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

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此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為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内以位序言也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橫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弟音悌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

復加無則至微而不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盛則言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　哀樂樂音洛塞入聲復扶又切泥去聲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

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自然喜悦不在於鍾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伏地為匐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其音基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

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種上聲）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戾也無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

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怠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内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　應氏曰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益贊美之不已也劉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也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也　施音異聞音問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

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 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斂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親又

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　勞去聲覆去聲上齊如字下齊音躋假音格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春夏之啟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羣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

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為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為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為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　嚴氏曰嵩然而高竦者嶽也其山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榦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　耆音嗜為之為去聲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

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先其令聞者末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　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王聞並去聲大音泰蹶音鱖禪背並去聲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硏讀為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　應氏曰理欲相為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為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為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羡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　硏音譬坊音防與平聲長上聲分音問塞入聲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

獲恣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為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慊口簟切乘去聲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凡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約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

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乘其采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好去聲樂音洛幾上聲乘去聲行去聲采去聲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別必列切下節同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

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詩逸詩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盍旦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尚且惡之況人臣而求犯其上乎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相去聲盍音渴惡去聲遠去聲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

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社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

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為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偝死忘生之意也　疏曰財利榮禄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亡謂身為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存在國內者君有利禄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偝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偝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　偝音佩號平聲令平聲呼去聲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禄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班禄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賤禄賤車非輕禄器也將以貴賢

尚能而不吝於所當與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言行之相顧也　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已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　施去聲長上聲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

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為卦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之說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為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　度入聲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

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女音汝於乎音嗚呼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泰誓周書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 大音泰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讙今周書無逸篇作雍讙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也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為之且不應孔

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說音悅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從命不怨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怨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怨而其色未平也一說怨當作怠亦通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之貌瘉病也　瘉音庾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

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别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上衣去聲養去聲辟音璧别必列切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也閨門之内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

子云

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方氏曰為親之死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亡故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長上聲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

義籩豆簠鉶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非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為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也詩大雅既醉之篇　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　食音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承奉事之也醴齊醍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

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爭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齊音齋醍音體醴齊醍齊之齊去聲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賓喪竝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　飯墳竝上聲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魯僖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　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

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鄙之事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為貳也　弟去聲長上聲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

貳其君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利矣無辭無辭讓之節也行情直行己情也禮略而利行民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己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於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益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

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禄引之以證不行禮而貪利也　獲户郭切菑音緇畬音余賤行行去聲遺去聲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為把者穧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不同仕則不稼禄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

谷風之篇葑葍菁菜也　菲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意謂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此引以為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知親其上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為偕老也　穧才入切并去聲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自嫌之行

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㘰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横從其畆言從横耕治其田畆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別必列切取去聲下節並同從兹弓切行去聲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去上聲夫如字下節同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方氏曰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

之事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　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弑君　繆音穆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見音現辟音避遠去聲

子云好德如好色　鄭云此句似不足　好並去聲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

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 遠去聲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 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迎去聲見音現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表記第三十二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應氏曰歸乎之嘆聖人周流不遇覩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葢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為始葢發明聖人立教之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　馬氏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　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也葢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

顯矣 為去聲
處上聲中去聲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裼襲見曲禮 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以襲衣而因為裼盎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 樂音洛朝音潮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馬氏曰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也 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所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為而為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 辟音避遠去聲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

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强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强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　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儳仕鑑切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齊側皆切見音現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治蒙必

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　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　告入聲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制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　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寛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强仁之事也

若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　好惡並去聲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呂氏曰安仁利仁強仁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比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其仁可知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

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知音智强上聲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渾上聲斷丁玩切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舉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

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中心憯怛惻隱之端也故為愛人之仁率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强行之此為求仁之事資仁取諸人以為善也即上文强仁之意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為數世之仁蓋中心憯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强資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　有數數如字憯七感切怛多八切强上聲數世數上聲遺才遺如字遺之遺去聲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

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勝平聲夫音扶度入聲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

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我思効忠以助之令吉甫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雅車舝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此兩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　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可以全責此又總叙而勸勉之　鮮上聲上行去聲好鄉並去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

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待多言而可辭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為仁而亦行仁之資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篇　石梁王氏曰信近情當為情近信　好去聲易去聲下同夫平聲鮮上聲間去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

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呂氏曰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惟不制乎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應氏曰五者帥道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壹也縱有懈怠而欲為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　制行行去聲移讀為稱去聲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

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有其德行以實之也德謂得之於己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也俗名淘河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行去聲衰音催稱去聲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卑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　盛平聲絜胡結切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猶為也得之不得即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

也藟似葛枝曰條榦曰枚嚴氏云是葛也藟也乃蔓於木之枝榦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葢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遂能懐來多福葢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應氏曰數章之内自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之後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曰自卑而尊人又曰自卑而民敬尊之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又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藟音壘施音異弟音悌與平聲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

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為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為周之始祖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　行去聲處上聲分去聲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

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呂氏曰强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母荒則有教矣威莊强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强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凡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弟音悌强平聲說音悅樂音洛犯難難去聲與去聲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

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下無能賤其無能之子也　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敎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　易去聲夏上聲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先禄

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惷愚驕傲鄙野質朴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其敝故以敬畏為道以事神之道率民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由生也故曰尊而不親流蕩而不知静定之所者尊上鬼神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見其然故尊禮以矯後禮之失尚施恵以為恩亦如夏時之近人而忠其賞罰亦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為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亦如夏世之親而不尊其後民皆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言之不作賊害而蔽於理皆尊禮太過文没其實之所致　應氏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之道惟忠盡心於民惟恐人之有所不正不得不重其文告之命遠神近人後威先禄皆其忠實之

過而徇於近也近則失之玩故商矯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情不相接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物也遠則失於亢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徇人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其敝又有甚者焉凡此非特見風氣既開而澆漓之日異抑亦至德之不復見而已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為孔子之言　夏上聲下並同遠去聲憃尸容切喬音驕施去聲辟音闢復扶又切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言夏之民未厭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強民言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

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窮極也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　強上聲斂復並去聲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　上勝音升下二如字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裳舟揖臼杵弧矢宮室棺椁書契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周於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剖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寛裕有容而容之中有辨焉 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也生死無所私而心乎斯民真若父母之於子親而尊至惠而能散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其君子化之皆為全德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恥費用者儉於自奉也輕財實者薄於言利也自庶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

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已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慨也畎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為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

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不家食吉大畜之彖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當食祿於朝以有為於天下而不食於家則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呂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為祿賞人臣事君各效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　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謂趨乎汙下如曰吾君不能如曰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君為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達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者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　共音恭女音汝長上聲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謟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呂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謟懷祿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也　方氏曰所謂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為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為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　應氏曰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謟非孔子之言　謟音諂分去聲為利為去聲

子曰事君欲諫不

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本謂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以其相去遐遠故不得共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何日而忘之乎此記者借以為諭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語去聲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膰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若主人

之敬未至而强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賔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易遠並去聲强上聲分去聲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　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竟上聲要平聲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

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于人也辟音避難去聲朝音潮處上聲孰熟通好去聲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嚴氏云鶉之奔奔然鬬者不亂其匹也鵲之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

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小君乎　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于君者命合乎理義為順天命不合則為逆天命順則為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為臣者雖令不從矣　而治治治如字以治治平聲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　行去聲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　餤音炎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税乎說讀為税舍息也　譽平聲衣去聲食音嗣說音税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　菑音災

子曰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　呂氏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為利亦欺人之不見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故所以為穿窬也　石梁

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不相襲說見曲禮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為冬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恐互相牴牾未有定說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太卜又凡事涖卜又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

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 示祇同眂視同籑祀同名音部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外剛內柔見曲禮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 齊音粢盛音成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于今明其祿及子孫也 易去聲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龜筴之為器聖人所以當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卜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大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

守去聲處上聲大音泰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

疏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易去聲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 呂氏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

……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愿頤同數入聲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遯謂逃遯苟免也　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　石梁王氏曰倣論語為此言意便不足　孫去聲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

也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好惡並去聲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下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于民而天下皆法式之　節音截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章志

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 好去聲 長上聲說音悅梏讀作覺 行去聲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

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僭過也 呂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

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為可繼之道也 縡音弗行去聲僁愆同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為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而慎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為謹言行之證 呂氏曰進取於善者更考其行而不揜猶不免

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為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道行並去聲話胡快切於音烏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　馬氏曰狐裘黄黄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從音聽行去聲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君之待臣表裏如一

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　吉讀作告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　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

癉丁但切共平聲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

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癉詩作瘅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卭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為王之卭病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也　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為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　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　癉丁但切卭音窮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

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誥

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也　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禄刑罰之失當也爵禄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

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比毗至切葉失涉切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

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篇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小人民也溺為其所陷也水為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己貴則於人煩出而名禍不可悔矣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敝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其所褻故曰君子不可不慎也易去聲閉讀為蔽為其為去聲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説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逭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省悉井切兑音悦逭乎亂切吉讀為告先舊本作天今從書相去聲中去聲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為定乃讀資為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内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雅讀為牙資咨同

子曰下

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

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略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行去聲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舊讀正為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蓋君子與居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引以證同道之朋　好鄉惡並去聲好仇好如字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撿攝者在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馮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絕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　好去聲行如字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

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軾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　射音亦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

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上行如字下二行去聲寡舊讀為顧今如字周田觀讀為割申勸要平聲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

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筴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　應氏曰引兌命有誤當依今書文　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與平聲兌音悅偵貞同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

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為驚衆也使去聲竟音境辟音避朝音潮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髪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髪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髪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

也此絞帶即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絰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巳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鄉去聲散上聲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次之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拜賓成踊與送賓反相去聲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

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絰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為去聲免音問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父喪襲絰于序東此言襲免絰于序東即加免輕於父也　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

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髽說見小記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髽則瓜切拾其劫切　更平聲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北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遂冠歸入門左北

西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朔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丈免成踊亦同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

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　為去聲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

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　又哭三哭二袒字衍文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篇首

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絰者袒而襲襲而加絰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絰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

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辨集而行也

齊衰

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做此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

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他國為佽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　為去聲拾其劫切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

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　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　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禮記集說卷九